

懷念林宗柏系友的豪邁聲影

第16屆系友 黃文鴻
敬筆於2019年元月28日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在日本妙見高原雪見溫泉鄉中，陸續接到台灣朋友的訊息：我們的好朋友林宗柏昨夜睡夢中過世，初步認為是heart attack，深感沉痛，特此通知。宗柏交遊廣泛，不到一天，大部分的親朋舊識，先後都獲得這個不幸的消息。在日本短暫的旅程中，實在很難過，只能和太太回憶與宗柏交往的往事……。我太太見過對林宗柏見過幾次面，認為他很草莽型的，很豪爽。

回到台灣這一陣子，只要想起與宗柏的過往交誼，心理就是一團鬱悶，手機裡還留著2017年底他藥學系17屆同學邱翼聰兒子結婚喜宴時，宗柏和我與游丞德(15屆藥學系學長、浩鼎生技的研發長)的自拍照片；擔任陽明藥學系系主任的林滿玉系友，難以置信，給我看她手機上元月十五日宗柏去和陽明藥學系續商產、學、研合作開發戒藥癮新藥時的合影照片；阿柏習慣將他四處交遊接觸的場景打卡，傳給舊友新知。一星期來幾度重睹他的照片紀錄，不勝吁噓。

林宗柏是是師大附中低我兩屆的校友，聯考志願填上台大藥學系，他說是聽我回母校演講的緣故。當年我們藥學系第15~18屆的死黨群，都用阿柏暱稱他。藥學生時代的阿柏是台大橄欖球校隊成員，常穿著短褲運動汗衫，配上日式高腳的木屐，不像循規蹈矩的藥學生模式。阿柏大學時代熱衷橄欖球，學業方面他自嘲是後段班的低空飛過。1974年我錄取公費留學出國前，藥師國考尚未過關，他剛畢業，往木柵國家考場的公車上，另有一位17屆系友，他對我說：文鴻，你破了紀錄，我們這趟考試是三代同堂！大三時我住溫州街，他從校總區下課後，常走到我家聊天打屁，有一次，他隨手拿起我久未碰觸的小提琴，竟然忘情的拉玩起來。阿柏是一塊未經琢磨的璞玉，反映在他自學小提琴的功夫，我也順水人情將那把小提琴送給他。就是這層附中與藥學系的因緣，將近半世紀以來，我們之間有如兄弟般的情誼。如果用「親近」形容人際關係，阿柏與我之間，屬於「親而不近」的型態，「親」是因高中與大學校友及四十年以上的交情，每次見面親密如故，「不近」是因藥學系畢業後，各奔前程，直到他回台灣發展才有機會敘舊，但也因他近二十餘年以中國為事業發展場域，相聚機會不多，但彼此間的心理聯繫親密的感覺，始終存在。

阿柏藥學系畢業服完預官役後，赴美國北卡羅萊納卡大學攻讀毒理，獲得博士學位；研究所期間，因參與北卡台灣學生社團活動，被政府列為黑名單人物，同一時期的難友還有李應元與郭倍宏等人。阿柏在職場的發展先待過杜邦公司，後來任職於美國西岸一家以小型注射劑為主的Kendall McGaw Laboratories，這家公司於1990年十月被母公司Kendall割讓出去。這段時間前後，台灣民主改革進入解除戒嚴的階段，阿柏向政府駐美國洛杉磯辦事處申請回台省親，據他告訴我，洛杉磯辦事處以他北卡期間曾從事反政府活動(其實只是台灣同鄉會、台灣學生社之類的聯誼活動)，要他寫切結書回台不從事政治活動，阿柏拒絕這樣的要求。1990年前後，我在台灣見到睽違十多年的阿柏時，他告訴我那趟回來，只拿到單次一個星期的回台簽證。不久，他決定回台灣發展。回台灣以後的第一個工作是范進財學長的生達化學製藥，擔任副總經理級的職務，范進財學長對阿柏已是盡可能的禮遇，以優於當時台灣國資藥廠的待遇禮聘他。雖然是他在McGaw Laboratories的薪資40%，阿柏甘之如飴，在生達的任職期間，全力以赴，希望貢獻所長，為台灣藥業建立製藥、品管的里程碑。

與阿柏交往的人士，無論是初識或交情匪淺的人，莫不為他待人豪邁坦誠的風格所動。他不拘泥於既有的行事規章，始終以直爽信任的方式待人。因為不習慣於公司、企業的運作、繁瑣程序的羈絆，他的行事風格比較接近獨行俠，除身邊少數秘書或助理外，並無一群可以分工的團隊成員。這種模式倒也符合阿柏二十多年來在中國變化快速的經商環境闖天下。2008北京奧運前兩、三年，我到北京進行一項國際性藥廠委託的小型研究計畫，阿柏帶我到北京近郊懷遠縣的農村裡，參訪他座落於農村四合院的個體戶原料藥工廠。那個年代，中國藥品監管的制度較鬆散，遠不如近幾年嚴格，阿柏的個體戶工廠主要生產減肥藥成分諾美婷(Sibutramine)，通路涵蓋藥廠與健康食品廠商，累計上百噸以上的產量，是當時中國市場的主要供應商。這個個體戶工廠，不久在北京籌辦2008年奧運的政策下，就不再營運。

阿柏這些年來在中國場域的開拓，始終沒忘記台灣製藥產業的發展空間，台灣始終是他念茲在茲的原鄉。在中國經濟尚未快速起飛時，他曾替台灣的全福化學藥廠申請藥品輸入中國的審批，每年咳嗽糖漿的銷量高達四百萬瓶以上(註：全福化學已於2001年結束營業)，財務上也受到一些拖累。多年前我關心他在中國市場的叢林高度競爭環境的處境，他曾答以：在中國的場域，就是要強者更強，對方強勢你就要比他更強勢。他舉拚酒為例，對方強勢敬酒，你就要更強勢回他，把他灌倒。這就是阿柏！我因曾任公職及轉任陽明大學教職，個性與行事風格較自我約束，遵循職場規矩，所以阿柏有些事情不一定會跟我分享，另一位系友17屆邱翼聰就說，他與阿柏話語的領域，天南地北，有些阿柏知道我可能有異見情事，有些顧忌，不會跟我直言分享。但是數十年來當年藥學系死黨間那種「親而不近」的情誼，卻是始終不渝。阿柏大開大放，交遊廣闊，我知道的每一位跟他來往的人，都瞭解他豪邁的舉止，無疑慮很放心地跟他相處交往。阿柏幾年前與他藥學系同班的事業夥伴結束投資公司業務時，是將較有利的部分，先結清給予他的投資夥伴，自己留下較小增值有限的那部分。

阿柏的太太黃光贊，聰穎果決，對數字的天賦敏感度與管理能力極高。早年我家小妹報考插班台大社會系時，我因緣認識光贊，向她借轉學考試的筆記，幾年後才知道她和阿柏結縭。這些年來幾度和阿柏談到家人時，我能體會阿柏對光贊的摯情及對子女的親情。阿柏從美國回台灣初期，我曾獲邀與他夫妻餐敘，光贊當時還表達對我支持他返台發展的謝意。阿柏走後這些日子，我常想，如果說他有什麼遺憾，或許在轉戰中國叢林市場、闖蕩江湖的這些年，與家人聚少離多，雖然在家庭的經濟照顧層面，充分給予家人的經濟安全，但是兒女在美，一家人美、中、台三地相隔，親情的連結或許難免有些缺憾。

阿柏，每一位朋友聽到你走了的噩耗，均嘆息世事無常。每一位都提到與你的互動、留影，栩栩如生。你走過瀟灑豪邁、大開大闢的人生，大家雖然心中有憾，也只能自我療慰：阿柏不枉此生！來日天堂再相見把歡。